

无可忍，乃不断掀起反日运动。

(摘自《辽宁文史资料》第二辑)

柁原农场

佟尔佳

从晚清到民国，沈阳居民都知道小北边门外，有座北老爷庙。所谓老爷庙，是供奉关羽的庙，塑像一般是红脸，唯独这个北老爷庙，把老爷的脸盘塑成白色的，人称白脸老爷庙。年代久远，人们虽觉得奇异，也没人考究其所以然。1928年满族名流金梁先生，在奉天道德研究会讲演满洲遗闻时，曾考证白脸老爷庙供奉的不是关羽，而是清太宗皇太极。说皇太极西征锦州宁远时，在这里誓师点将，曾留有一座砖砌的点将台。早年这个庙有位住寺道士，写过一副门联：“一兴京，二盛京，都京独坐。先辽阳，后沈阳，昭阳存身”。虽然对联的文句，不怎么高明，但也可以说明庙是为皇太极修建的。金梁还说，这类白脸老爷庙，在关内冀东一些地方也有，是当时人们苦于腐朽的明朝统治，盼望解救之意。

白脸老爷庙，庙产土地是相当多的，差不多柳条湖村的西部（现柳条湖公社柳条湖大队）都是这个庙的香火地。香庙的道士姓陈，人称陈老道，他的家族很多，这片庙产向来由陈姓各家包种，每年交纳租金给庙上。二三百年来就是这样的租种关系。但在1916年的谷雨前后，当陈姓各家携带种籽牛具，下山耕种时，突然来了几十名日本武装军警，沿着六国会馆的高尔夫球场北面（现昆山路东段、北两孔桥东，北陵东南地区、现辽宁省政府东

南方)散开一个包围圈,设置岗哨,驱使大批朝鲜浪人进入圈内,见着中国人就打,硬把种籽、牲畜抢走,日本兵将这片土地抢占,并在周围钉上木桩,上写“榊原农场所有”。陈老道率领陈家各户,到奉天交涉署告状,拖了好久,交涉署才非正式地告知陈老道,说这是袁大总统答应日本有商租权,地是要不回来了,只可向榊原去索讨租金。榊原抢占皇太极庙上这一大片土地,使用朝鲜人,把中国水利局调通的新开河,硬扒个口子放水,改旱田为稻田。榊原农场,向来用水不缴纳水利费,水利局前往征收水利费和陈老道索讨地租均遭到毒打。中国官方对于榊原的横行霸道,一点对策也没有,受害人家,更是无能为力,只能听之任之,不了了之。

关于袁世凯给日本人商租权问题,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日本帝国主义趁其他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之机,于1915年1月18日向中国北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“廿一条”要求,5月间又以“袁的美顿书”(最后通牒)形式,强迫袁世凯承认“廿一条”中:“日本臣民在南满洲,为建商工业应用之房厂,或经营农业,可得租赁或购买其需用地亩”的条款。榊原就是根据这一条强占了这块农田。

继榊原抢占土地之后,南满铁路沿线,也出现许多日本官民抢夺中国土地、毒打中国百姓的事件。如东洋拓植株式会社、东亚劝业公司等,都曾猖狂侵夺土地,进行大量殖民掠夺。在民国4至6年中,奉天省交涉署曾受理大量的控诉日本侵犯所有权案件,均不了了之。

榊原的名字叫榊原政雄。在1906年日俄战后,日本帝国主义攫得了南满铁路,大量向东北殖民时,榊原就窜到了奉天,勾引日本军队霸占了北陵土地,谎称是中国入卖给他的。清政府派员与日本交涉,经过10余年,花20万元的代价,才将土地收回。

榊原获得这笔意外之财，贼心并未稍敛，仍然要求继续商租其地，用日人浦本政一郎的名义又承租下来，通过中国的三陵衙门将北陵水田1600亩，旱田30亩，房7间，与浦本缔结商租契约，明文规定日本人每年需交田租奉小洋600元，旱田及房屋交租洋100元。但后来由于日人积欠租金拖延不交，经三陵衙门照会日领催交也无效。1925年三陵衙门取消，省长公署命令解除契约，将地收回，日本领事不但不允，且以种种威胁相恫吓。榊原霸占北陵的田地，20余年从没付出一文的租金。

东北大学（现辽宁省政府）理工学院所属工厂为了运机器、材料、产品的需要，与北宁铁路局双方协议，修筑一条支线——北宁铁路北陵支线。路线由皇姑屯向东北，通过东北大学工厂，续向东北方向（现公安厅后院）至五一商店附近，进入东北大学。支线的车站，设在现龙江中学附近，当时中国的沈阳公安机关为了保障治安，在支线车站以西（现公安厅稍北）设立一个警察派出所。北陵支线有一段通过榊原农场地界，即从皇姑屯车站至东北大学工厂一段，已敷设铁轨并已通车。榊原农场于1929年6月27日，勾来日本铁道守备队80余名，竟将这条北陵支线铁轨拆毁数段，把车站和警察派出所统统捣毁，并竖立木桩，大书“不准通过榊原农场”。辽宁外交特派员公署，向日本总领事馆虽提出严重抗议，迄无结果。1930年6月，榊原农场又将新开河木桥南的官地一段占据，立标桩，两面写上“榊原农场事务所建筑用地”及“榊原农场小作工人住房建筑用地”，迭经交涉，日本均置不理，纵容榊原肆意侵害中国公私权益。

榊原派在农场的犬管家池之内岩光，也是个颇有来历的浪人。他经常住在御花园东边长宁寺（现沈阳市黄河液压件厂），大门上悬挂一块木牌，右边写着“华族池之内岩光”，左边写的是“榊原农场”4个大字。日本社会分为皇族、华族、贵族、士族、平

民、新平民等阶层，池之内属于华族，社会地位是不低的。他长时期孤身一人，住在农场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有什么家属，他腰间插着一支手枪，喂养两条狼狗，狗脖子上戴着皮圈，圈上满是铁钉，池之内长相狰狞，望之可怕。他手下有个朝鲜浪人，外号金大头，带领四十多户朝鲜农民，垦种强占的那片水田。1930年夏季，农场院内一间房屋的玻璃窗，被拘囚在屋内的人用头撞出个大窟窿，想要逃走，池之内立即掏枪把那人打死。村里人看到榊原农场出事，报告给沈阳县第九区（御花园原第九区），区官带人赶到现场，看到榊原农场的牌子，没敢进去办案，只在外边向院内窥探一下，听听村里反映的情况，就走开了。第二天日本领事馆的警察，把池之内带走，告诉村公所负责把死者埋起来。奇怪的是时已盛夏，死者身上还穿着过冬的缎子面大棉袄，看来是早就把那个人拘禁起来的，被日警带走的池之内，过一个星期安全无恙地大摇大摆回来了。后来才明白，死者是朝鲜浪人金大头从新民绑来的一个票，勒索巨金来赎。死者长期被囚，才撞坏玻璃想逃走被枪杀的。

（摘自《辽宁文史资料》第九辑）

忆一九二九年的“铁岭事件”

孟克毅*

1929年是个多事之秋，继“中东路”中俄战争之后，斯年9月，铁岭县城又发生了一次较大的中日纠纷事件。这次事件的性

* 本文作者孟克毅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陆军学校校长（军级），已离休，现住大连第四干休所。